

送戏尹和庄



冬日游花山村六首

◎严寄音

一
城衙忽转入林烟，农舍清新点绿田。
回望高楼还咫尺，复行湖水却无边。

二
湛湖如海涤纤尘，半岛山头视觉新。
景物天成神造化，滩舟水柳藏迷津。

三
远天碧水涨平湖，闹市嚣尘隐节楼。
既入桃源须忘路，静观钓者坐浮舟。

四
风吹绿水去烦尘，万束桃枝静待春。
正遇村农修酒舍，焉为候候武陵人？

五
迢迢汀洲沙水湾，曾经铁马战高坛。
英雄祠舍魂灵地，常有游人拜景观。

六
三面临湖一面城，喧嚣静谧两分明。
惜陈别具乡愁馆，邻里淳风显性情。

注：花山村位于平顶山白龟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西侧的花山半岛上，属新城区应滨街道。

四吨多，万一路肩承受不住，非出大事不可。”

既然这样，安全起见，大巴车万万是不能前行了。书记说小桥这里距离村文化广场还有二里多地，他马上打电话，安排村民开几辆面包车下来接大家。

钟团长对刚刚下车的二十多位演职人员说：“大家不要在这里等一会儿，有车过来接，要不自己走着上去，也没多远的路，就当是欣赏风景了。”

令我感动的是，除了几位演奏员因携带着笙、二胡等大包小包的乐器外，其余十来位演职人员都沿着盘山路继续向前进发了。钟团长对我说，像这样的情况，他们见得太多了，车坐不成就徒步，反正要在预定的时间赶到演出地点，不能影响演出正常进行。

尹和庄的村民文化广场已经像过年一样热闹了。广场很漂亮，宽阔的水泥舞台，朱红色的房顶很显眼，给这个寒冷的冬日带来温暖的感觉。广场入口处的路灯杆上，四个排球大小的红灯笼串成一串，像一串放大的诱人的糖葫芦，在微风中摇曳。

一听说省里的剧团要来送戏，吃罢午饭，附近几个村的老人就骑着三轮车赶了过来。广场对面有一个小卖部，小卖部前围拢了一大群村民正在嗑瓜子聊天。一位头戴老式火车头的老爷爷对我说：“你们真是好心人呀，听说省里剧团要来，我下午连闺女家也没去，专门等着看戏哩。”我笑着说：“老先生，党和政府想着乡亲们呢，以后像这样的活动会越来越多，您就等着在家门口看大戏吧！”旁边一位大婶儿伸手拍了一下老爷爷的帽子，说：“老头子，看你美得像过年一样。”众人都笑了起来。

舞台下面的空地上摆了几张两斗桌，桌子周围围拢了一群演职人员。我好奇地走到跟前一看，桌子上摆着几个瓦楞纸箱子，分别放着成罐的蜂蜜、成袋的干木耳等农副产品。听说省里的剧团要来，村里的蜜蜂养殖户和几个木耳种植户早就抱着自家的产品凑热闹来了。剧团的人对这些天然无公害的产品很感兴趣，纷纷解囊购买。一会儿工夫，卖蜂蜜的老大爷就卖出了30罐蜂蜜，每罐蜂蜜两斤，价格70元。2100元捏在手里，老大爷眉开眼笑。

嘴里啦啦的鞭炮声在深谷中回响，演出开始了。高亢的唢呐独奏《庆丰收》吹出了农民丰收的喜悦，豫剧《拾花轿》选段让村民的脸上挂上了喜庆的微笑……一段段老百姓耳熟能详的经典戏曲唱段把惠民演出带向了高潮，一波又一波热烈的掌声在尹和庄文化广场回荡。一个半小时的演出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晚上在市区还有演出任务，剧团的人员必须马上返回七十公里之外的市区驻地。村里的老百姓自发站在路边，默默地看着运送演员的面包车沿着盘旋的山路，一点点消失在茫茫山野中。

太阳终于钻出了浓厚乌云的阻拦，靠在西山那棵老榆树枝头，给大地带来些许冬日的温暖。

我和钟团长坐一辆车走在最后。车子拐过一个慢弯，我扭头回望，驻村书记和几位老人站在一块大石头上朝我们挥手，在他们身后，村文化广场那朱红色的屋顶在夕阳的余晖中更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火。

兴地间。

“你们是不知呀！自打前年我们村建好文化广场，一直还没有剧团来送戏呢，平时都是大伙儿自发搞些文艺活动，没想到我们这里不演戏则已，一演就是省里的大剧团。你们可真是给乡亲们办了一件大好事！”

进村的盘山路不宽，两辆小轿车勉强能够错车。盘山路一面靠山，一面临一条宽阔的深沟，深沟里满目是凌乱的石头、枯黄的野草。书记介绍，尹和庄原来叫尹和沟，就是因这条沟而得名，现在的位置距离村子还有四公里。听到这里，我扭头看看停在身后的那辆大巴车，再看看临着深沟的盘旋山路，不由为司机捏了一把汗。

钟团长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问书记：“前面的路怎么样？大车能进去吗？”

“路没问题，一直到头都是这样，连个巴掌大的坑也没有，就是前面不远处有个小坡，过桥有个稍微急点的弯儿，这么长的车，司机师傅不知道能不能开过去，应该可以的。”书记急切地说。

跟着书记的摩托车，我们大部队浩浩荡荡继续前行。因为路窄，大巴车走得小心翼翼。放眼窗外，大山裸露着赤红色的岩石，一棵棵或粗或细的柳树、榆树和叫不上名的果树从岩石缝中倔强地迎风颤栗。

在一座横跨沟渠的青石桥边，大巴车停了下来。司机下车认真观察了一下路况，用不容置疑的语气说：“团长，车不敢再往上开了。车子长，不好拐弯儿，你看前面路上弯儿多着呢，这沟渠的路肩全是砖块砌成的，咱的车净重十

那年那个“失窃案”

◎孙志刚

同学群里一个聚会的通知，让我想起一段尘封往事，那个“失窃案”。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一所乡镇中学读书。学校青砖灰瓦，古朴幽静，无花果常常在不经意间探出头来，紧张的学习之余，偷偷摘一个塞进口袋，带来莫大的慰藉，一天都会甜蜜。北面一排两层楼房，木的楼梯，木的地板，嘭嘭嘭，走在上面闷声闷气。二楼尽头有两间图书室，大都是些线装的或发黄的旧书，印象中，从来都没有对我们这些乡下孩子开放过。图书室的门紧紧关闭着，像关着一群旧灵魂，但我胆子大些，总想认识一下他们。写这些书的人，那些穿着长袍的、气宇轩昂的人，都去哪儿了？

校园的钟是一个炮弹壳做的，吊在一棵核桃树粗壮的胳膊上。在和乎年代，炮弹壳沙哑地振动我们，启蒙一群刚走出泥土的孩子。敲钟师傅有点歪嘴儿，每当敲上课钟时，他的嘴歪得格外，敲下课钟时则复如常状。可能他和我们一样，上课攒着一股劲儿，下课甩了包袱般轻松吧。他和学生一起努力，所以我挺喜欢他。我在想，炮弹壳上有多少个铁锤留下的痕迹呢？有多少个是敲给我的呢？

教学楼前有一个三十平方米的水池，红石垒砌，周边也用条石围堰起来。杨柳拂面，里面泉水涌动，蹿动着鱼走，燕子衔泥弄水，喜鹊过来蘸水沐翅。在水池的西北角，有一独立的长方形、两平方米左右的内池，水清澈见底，不时从底部翻滚上来一串串水泡，咕嘟咕嘟，犹如大地的低语和沉思。这是我们的水缸。夏天水凉，冬天温热，每天，我们排队走下红石台阶，取水刷牙，饭后洗碗，渴了直接舀水痛饮。我们如玉米般慢慢长高，日渐结实、饱满。

初二的时候，班里出了件不大不小的事，一位同学在宿舍丢了五元钱，这五元钱是母亲让他周末从镇上给家里买东西用的。五元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二分钱就

能买一个大白馒头。班上刮起狂风，课堂上也能感觉到瑟瑟的冷。班主任以及任课老师都是些刚毕业的年轻人，希望利用一节课的时间争取“破案”，迅速恢复课堂秩序。

先从心理战开始。一群老师在窗外仔细观察每个学生，班主任站在讲台上目光犀利，说：“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基本情况，钱在哪里我们基本清楚。只要把钱交上来，免于一切处分。”还说，你有困难，大家可以帮忙……总之用了各种策略，但一无所获。教室里空气凝重得要爆炸。折磨近一节课，几位老师交换一下眼神，班主任总结道：“好了，那位同学心里也该有个数了，这样吧，从哪儿拿的，悄悄给人家还回去，或者晚自习后送我办公室，今晚我办公室的门会一直开着……”

钱最后是怎么回到失主手里的，大家都不知道，总之一切归于平静。时间打着灯笼走远，“作案者”面目模糊，看不清是谁，他的确存在于我们中间。这个“失窃案”一直是个谜，因而时常想起。不是鄙视和憎恨，更多的是对青春年少的一种祭奠，是对那个年代的怀念。

同学聚会我终究没去。看着同学们一张张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那些变了形还在强装年轻的影像，我深深的失落。时间呀，你真的是蛮不讲理，一节一节啃咬我们生命的甘蔗，远远近近地召集来，却让他们因喜悦而相对无言。

霞打电话来，趁着酒劲儿，挖苦我置同学情谊于不顾，说：“把你从同学群里剔除了！”然后她话锋一转，压低声音说：“你知道吗？那年那个‘失窃案’，他今天专门‘投案’来了，当着咱老师和同学们的面，抱着班主任大哭……”

我的天！我急忙问：“谁？谁？谁？”她那边好像抽了一下，狠狠地说：“不告诉你，谁让你不来。”



国画 张文宗



书法 李清亮

儿时过年

◎郭旭峰

小时候在农村很喜欢过年，也盼望着过年，一进入腊月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到年下还有多少天。腊八一到，腊八粥一喝，就预示着进入年货筹备期了。而最先准备的年货就是烧条，下粉条要几家入伙，有和面揉面的，有烧火的，有捞粉条的，还要有个老师傅做指导，分工明确，配合默契。一口大锅往村中的空地上支，柴火烧得旺旺的，水要一直处于咕嘟哪滚水状态，一个人坐在灶台上，用毛巾把漏瓢绑在胳膊上，一手托瓢一手搓面，粉糊便从瓢里漏到锅里，下到锅里的粉条用长筷子捞出，然后挂到竹竿上冷却、晾晒。红薯粉条筋道爽口，是农家过年的必备食品，蒸包子、包素饺子离不开它，猪肉炖粉条、白菜豆腐炖粉条更是餐桌上的美味。

春节一般是从腊月二十三祭灶拉开序幕的。二十三祭灶官儿，小时候奶奶给我讲：老灶爷是全家人的保护神，他老人家是玉皇大帝册封的负责管理各家灶火的，二十三这天夜里，他要升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一年来一家人的表现，祭拜是让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祭灶时，把早已准备好的老灶爷神像贴在墙上，供品是麦芽做的灶糖、火烧和一碗水，再放上一只活公鸡。上香后，按长幼依次三叩头，大人们还会说些祷词，无非是“上天多说好话，保佑全家平安”之类。然后将一块灶糖投入灶

中，用意是黏住灶君之口，叫黏灶，即少说话，即便说话也是甜言。

小年过后，哪一天干什么事、需要准备什么年货，大人们心里一清二楚，也都会弄得妥妥当当，这是过节的一种仪式感。正如老舍先生所说：仪式感使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日子，使某一刻不同于其他时刻，平凡的日子就显得与众不同，也有意思起来。

二十四扫房子，家家户户大扫除，房前屋后、里里外外、吞风道，都打扫得干干净净，以扫去积尘，迎接新的一年。

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割块肉，二十七杀个鸡，二十八贴嘎嘎。印象中农家过年很少出去买肉，都是村上十几户人家合伙杀头猪，除了整块肉外，每家还可以分到一些杂碎作为下酒菜。如果哪家当年娶了新媳妇，一般要单独杀头猪，因为要砍出若干块礼条，供新女婿串亲戚用。肉都是争着要肥的，因为可以炼些油留着平时吃。肉还要提前煮好，以备祭祖和待客用。往煮肉的汤里倒上一大锅切好的白萝卜片焖上，叫作糟萝卜。糟好后倒入排缸里，吃起来酸酸的、香香的，这就是一家人春节期间的美味佳肴了。

贴嘎嘎，就是贴对联和门神。记得那时，每年都是买回红纸找人写好，二十八这一天贴上，每次贴完我都要读上几遍，生怕把上下联

贴反了。

二十九蒸馒头，大年三十包扁食。过年蒸馒头也是一件很隆重的事，母亲早早把面和好，发好，因为蒸得多——一般要吃到过正月十五。也多是几家合伙蒸馒头，有揉面的，有包包子的，有烧火的，还要蒸枣花馍、菜包、肉包，更多的是花卷馍，少部分白面馍是用来待客的。自家人除初一外吃的都是花卷馍，不过已是心满意足了，毕竟比平时吃红薯面好多了。

年三十是除夕，包饺子、放鞭炮、吃年夜饭、祭祖是整个春节最重要的环节。我们家每年包饺子都要包一个铜钱放里边，谁吃到谁最有福，奶奶在世时都是她老人家吃到，其实她心里也清楚是全家人让她高兴。祭祖也是有仪式的，要在祖先的牌位前摆上各种供品点上香，饺子出锅时，先盛出一碗放在牌位前，然后是烧纸、磕头，将饺子汤倒在供桌前的地上，叫“交点”，以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和感恩。时至今日，老人家还坚持着春节吃饺子先敬祖先的习惯。除夕晚上要守岁，我们当地叫熬年熬站，在那没有电视更不要说看春晚的日子，全家人坐在一边笑谈过往年，评说一年收获。小孩子们一起起哄过的是压岁钱和新衣裳，此时，母亲会把她一针一线为我们精心缝制的新衣、新棉鞋拿出来，尽管每人只有一件还都是粗布做的，也足以让我们兴奋不已。时光在一片欢声

笑语中度过，窗外的炮声此起彼伏。小孩儿们会在放完的灰灰中找到未燃放的爆竹，有断了捻子的，有没燃着的瞎炮，我们习惯叫它“弱捻炮”，从中间掐断，露出里面的药硝，用火去点燃叫“吡花”，就炸了不少童趣。

过了大年初一，人们就开始走亲串友，一般都是拎一盒果子。果子盒是用纸糊的，里面装上饼干、羊角蜜等糕点，用食品纸包好，上面放上一张红纸片，再系上纸绳，就成了年节最贵的礼物，从这一家拎到那一家，从那一家又送到另一家，一个春节要转好几家。串亲戚也是小孩儿们的最爱，因为可以吃上肉、白面馍，还能挣点压岁钱，那盒子对小孩子们也是很有诱惑的。本村就有一位老兄，小时候走亲戚在路上把一盒果子偷吃了，无奈之下只好装上一盒土坷垃充数，后来事发自然少不了挨一顿打。

回忆起小时候过春节，有仪式感、有期待值，也有满满的人情味。今天，我们赶上了好时代，衣食无忧、交通便利，日子天天如过年。没有了美食的诱惑，没有了神秘的气氛，没有期待的童心，也就没有过年的乐趣，有的只是盼望和怀念。盼望着儿子、女儿带上孙子、外孙回来全家团圆，享受几天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此时，不免缅怀儿时那逝去的春节，每一次怀念都勾起一份追忆，荡起一份感动，拾起一份珍惜，也更加感恩新时代，感受新生活。

◎高德领

细读《临津寨》

◎赵黎

多日来，书桌上摆放着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临津寨》，作者是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中平煤电的董新铨。阅读董新铨的这部长篇小说《临津寨》，占了我一个半月的时光。

初识董新铨已早，大约是在二十年前。那时候就知道他特喜欢舞文弄墨，众多文章常见于报刊。当时我曾惊讶于他的许多短文章，似乎生活中所有的内容一进入他的内心世界，一番梳理晕染之后，再从笔端流淌出来，就是浓浓的诗意的。想不到他这几年突然笔锋一转，又写了两个长篇。长篇小说《误入夜郎国》曾在文学网站“红袖添香”上连载，小说《临津寨》是他的第二部长篇，可喜可贺！

这部《临津寨》令我感动的地方，是小说中所呈现出来的生活真实，是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蕴藏于岁月风雨中的深邃思想和所体现出来的人生哲理。它植根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植根于当时的人物特性，浸透着作者的心血，是作者经过长期思考和沉淀后，奉献给社会的一部小说佳作。

古村落临津寨隶属河南平顶山郟县，而董新铨就身在平顶山。这里丰富的历史文化为董新铨提供了深厚的滋养，为他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物、精神和灵感来源，也为作品打造了显著的地域标识。这种地域烙印，构成了作者和作品的精神根脉，这个根脉由许多隐性分支组成，包括时光记忆、乡音感情、民族特性和民俗文化等。

《临津寨》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清朝咸丰年间，郟县临津寨朱家三兄弟扬州贩盐数载，积下巨额财富。其间，老三朱紫峰捐资河工，谋得汝州盐运司知事一职。后在庆廉谋取河南巡抚之事上有所资助，临津寨的盐运生意便自此走出汝州辖内之郟县、宝丰、鲁山等地，涵盖河南辖内各州府，达到顶峰。但在同治初年，清廷内斗，牵连朱紫峰，朱紫峰被罢官入狱，加之朱家晚辈与仁义礼智信渐行渐远，临津寨自此一步步走向没落……

小说20万字，细陈了临津寨在清朝咸丰至同治年间的风云变幻，还原了当时的社会变迁、风俗民情、传奇人物和生活场景，令人清晰准确而又鲜活地了解了豫中地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除了给人文学的美感享受外，还增加了对民间通俗文化的认识，体现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董新铨在描写人物成长的过程中，对社会、人生的理性思考无疑增加了作品的哲理意味，也增加了人物形象的厚重感。朱家三兄弟明显继承并弘扬了“仁义”精神，特别书中重点描写的老三朱紫峰，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他身上涌动着仁的实质、爱的品格、义的精髓。

在描写自然景观时，董新铨抓住了细节，而且达到这样一种程度，即使闭上双眼，也能看到他所描写的场景：朱紫峰来莲花山是为静心，听听松涛，望望林海，看看峰峦叠嶂，赏云雾轻罩，他独自走在弯曲的山道上，闻山溪潺潺，鸟儿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一只野兔嗖的一下从马路上蹿过，远处传来牧童悠扬的笛声……上述景色的描写，看似不经意地平平道出，实则意态自足。

书中故事跌宕起伏，一波三折，人物命运大起大落，尤其是其间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令人扼腕不已。最后，曾经是中原第一红石古寨的临津寨被朱家后人赌输掉，令人唏嘘。

通俗小说，语言简练、生动、朴实，传达着作者高深的语言素养和驾驭语言的功力。从某个意义上说，《临津寨》这部作品不仅是一个时代的记忆、一种生活时态的叙述，同时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宣示。